

为救儿子命，慈父要捐肝

农民王连富的梦想就是儿子快点康复，健健康康地继续上学

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于学娜

“为了救儿子，我愿意捐献我的肝脏，包括我的生命。”当47岁的曲阜农民王连富得知自己的儿子罹患了重症肝病时，他所有的生活愿望都集中在了一点：希望儿子快点康复能继续上学！为了这个梦想，他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舍得。

9岁孩子患上“怪病”

5月20日上午，山东省立医院一号病房楼3楼的一间病房里，王连富与妻子孔凡香一左一右坐在儿子病床两旁，轻轻地为儿子擦拭着脸庞，两人始终不离儿子左右，眼神里有爱怜，也有担忧。

这是曲阜市时庄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父母皆务农为生，农闲时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。9岁的儿子名叫王海涛，今年读小学三年级，日子过得平淡充实。

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变改变了这一切。那是2012年12月底的一天，孔凡香在给玩耍了一天的儿子洗脚时，发现他的双腿比前一天“胖”了许多。

夫妻二人也没太把这事儿搁在心上，给孩子涂了点外用药物，以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。但到了第二天晚上睡觉时，脱下儿子衣服一看，夫妻俩吓坏了：“不光是两条腿水肿，连生殖器都肿了一倍。”

夫妻俩连夜带着孩子叫开了村里医生的门，可医生也是无能为力，第二天又去镇卫生所，打了一天的消炎针，情况稍好，但次日立即反弹，继而出现了发热、腹水症状。“后来去了济宁的医院治了4天，没减轻，医院建议



面对儿子的病情和高额的医药费，妈妈整日以泪洗面。 本报记者 张中 摄

立即转到省立医院。”

在省立医院儿科，医生经过检查，确认王海涛患上了先天性肝脏豆状核变性。

大儿子已因此病去世

对于先天性肝脏豆状核变性这个拗口的病名，王连富夫妇并不陌生，这几个字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噩梦，一个曾经以为已经醒来，但事实证明还在继续的噩梦。

据王连富介绍，王海涛并不是他们的长子，在他的前面，夫妻二人还育有一子，也是在八九岁时被检查出这个病症。一直治疗了6年，花费无数，但最终也没

有挽回长子的生命。就是因为没有了长子，夫妻二人决定再要一个孩子，想不到的是二儿子再次患上了这个病。

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怎么也不会让海涛出生，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受这样的折磨。”

面对着这样的状况，王连富夫妻头顶的天都要塌了，怎么也没有办法接受眼前的事实。

也许是命不当绝，有一天，器官移植中心护士长看到了昏迷的王海涛，建议他们转到器官移植中心去，做肝脏移植手术，或许还能救孩子一命。

这个消息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王连富夫妇的救命稻草，也在两人的心中筑下了一个美丽

的梦想。他们盼着早日跟孩子配型成功，盼着手术顺利，盼着跟孩子一起回到那个并不富裕的家里。

“从大年初五我们一家三口出来，就没再回过家，希望这次能救孩子一命。”说着说着，王连富的泪珠流出了眼眶。

最好的办法是肝脏移植

据省立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胆胃科主任刘军介绍，肝脏豆状核变性是一种隐性遗传疾病，遗传性很强，临床主要表现为肝硬化、肝腹水和神经系统衰竭，好发于青少年，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，多数患儿会在成年前去世。

想要根治此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肝脏移植。目前，王连富、王海涛父子二人配型已经成功，本周内有望进行移植手术。

刘军也坦言，这是个大手术，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，而且需要几十万元的费用。

而作为一个农民家庭，又加上为长子长达6年的治病经历，王连富家里的经济条件极为困难，几十万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。

“已经花了六七万元了，这些都是借的，我可以捐出自己的肝，但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希望好心人帮帮我们，救救这个孩子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不能再失去第二个了。”

妻子患有间歇性精神病，家里仅有两亩地

开“摩的”父亲盼孩子穿上新衣

本报记者 修从涛

带着3岁儿子 在大山里开摩的

绕过锦绣川水库，再经过红叶谷，65路公交车在终点站西营站停下。一伙人围上来对下车的乘客喊道：“打车吗？给你便宜点。”

49岁的王长华也在这里拉客。车斗搭上一个棚子，车内架上一块干净木板，驾驶座上再伸出一块遮阳盖，这就是王长华养家糊口的家什——一辆农用三轮摩托车。

王长华的生意不是很好，与他在同一地盘上竞争的还有20余人，他们开的都是面包车，而王长华开的却是一辆三轮摩的。

与别人不同，王长华很少主动与公交车上下的乘客搭腔，当想要打车的乘客被别人拉走之后，王长华还是在摩托上和儿子等着。“偶尔也会有图便宜的客人坐摩的。”王长华说，与面包车比起来，他的摩托三轮更便宜。

王长华和儿子睿睿一起，王长华开车的时候，睿睿就坐在父亲前边，手扶着摩托上的后视镜，就像自己在开摩托车一样威风。

王长华一天能赚20块钱左右。夜幕降临时，王长华就会买上几个馒头，接上在附近上学的

家住历城区西营镇东峪村的王长华有两个孩子，女儿王菲13岁，读小学六年级，儿子睿睿只有3岁。因为妻子患有间歇性精神病，王长华一边要照顾妻子，一边还要拉扯两个孩子，一家人的重担落在王长华一个人肩上。不仅要种家里的两亩地，还兼做了一份开摩的工作的王长华有一个梦想：自己的孩子都能穿上新衣服。



王长华家里的小土屋已经成了危房。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

女儿回家。

每天的午饭 是咸菜就馒头

女儿王菲读六年级，与班上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，她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，但王菲很少与同学攀

比。王长华说王菲不是很勤快，但在他家的大门上有王菲写的一句话：“爸，我去洗衣服了。”

王菲不是王长华亲生。2005年，徐金英再嫁给王长华时，王菲已经5岁了。王长华视王菲为亲生，在王长华家里的墙壁上有王菲画的一幅画：一

座大房子，房子周边是两棵大树，树上还有毛毛虫，旁边写着：“爸爸电话xxx”。

2008年，王长华一家住进了大房子，是用区里残联拨付的专项救济金盖的。徐金英患有间歇性精神病，“正常的时候人很好，一犯病就像另一个人。”王长华说，他不敢心妻子一人看孩子，所以经常带着儿子一起开摩的拉客。

王长华家的大房子里很空，6间平房里其中一间放了个衣柜，另一间放了两张简易木床和一张饭桌，其它都是空空的，成了放车子和杂物的储藏室，墙壁成了王菲和睿睿的涂鸦墙。王长华说，他想装修一下，但手头比较紧，没有多余的钱。

5月20日中午，王长华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的炉灶上做午饭，点上从山里捡来的柴火，放上铁锅煮上面条。从炉子里冒出的烟熏黑了旁边的土墙，一家人的午饭是馒头和腌制的香椿咸菜，这是他们一家人每天最常吃的搭配。

看到别人家孩子 穿得干净漂亮很惭愧

王长华有两亩山坡地，地里

种着核桃树，因为今年4月的一场雪，冻坏了核桃嫩芽，核桃树的结果数量大受影响。王长华说，今年估计只能收一两千元。因为收成不会太好，王长华在核桃树底下的空地上种上了些地瓜和菜豆，每天早晨在开出租拉客前，他都要先去核桃地里干上一段时间的活儿，“天热了才停下来，去拉出租。”

王长华的手上全是老茧，他说自己就是个操劳命，“没什么文化，只能在地里刨食吃。”他最希望的是能让自己的孩子快乐地长大，“希望孩子能快乐一点，长大后能比我有出息，最好都能到城里念书。”

20日中午，吃过午饭的王长华又开上了那辆大农用三轮摩托，到65路终点站拉客，在诸多拉客的车辆中间，王长华的那辆大三轮摩的格外扎眼。“打车吗？给你便宜点。”在熙熙攘攘的拉客声中，王长华还是没有冲进下车的人群。王长华说，“肯定有愿意坐我的车的，我的价钱比较便宜。”

在王长华的心里有一个心愿，“孩子的衣服都穿了好久了，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穿得干净漂亮，我就很惭愧，希望能拉客赚点钱给孩子们买件新衣服穿。”